

# 平利访茶园

□杨乾坤

天下之人,爱茶者众。有爱西湖龙井,有爱云南普洱,有爱福建铁观音,有爱安徽太平猴魁;而我爱者,却是陕西平利的女媧茶。

平利县在陕西安康东南,秦岭屏北,巴山倚南,汉江濒临,独特的地理环境,使这里自唐至今,而盛产茶。茶又以“女媧”名之,女媧者,平利之山名也。女媧乃传说中中华人之圣母,而平利与女媧有关的人文地理现象最早见于晋代的《华阳国志》。《路史》称“女媧治于中皇之山”,亦即指此女媧山。传说其于此炼石补天。补天而用五色石,此山灵也;得此灵气,补地而地富硒,种茶成也。茶不負人,有雄霸之气,特立独行,而走天下。内美如此,自应肇赐嘉名,故冠以“女媧”,“女媧茶”者,茶中之上品也。

其形匀而齐,其色绿而翠,其香清而芳,其味醇而厚,其韵悠而雅。诸美集于一身,难怪在清乾隆时已成贡茶,难怪当今茶友们对之争相称道,宝而爱之,竟至以争品其味而为雅之极致。

此佳茗,尤其是明(清明)前茶,雨(谷雨)前茶,自是先春抽出柔嫩芽的尤物。品而味之,那叫一个极值的享受!一碗冲下,便见茶叶头顶水面,笔立齐整,如萧何之理政;既而渐次直下作味,心无旁骛,如十米台女子跳水;终而沉于碗底,骨体不媚,如茶山之峰然。异哉!色清而味甘,微香而小苦,确是好茶。于是品啜,一而再,再而三,情不

能已,正如卢仝茶诗所道:“五碗肌骨清,六碗通仙灵,七碗吃不得也,唯觉腹下习习清风生。”

清风生,助羽翼,重阳时节赴平利,我专意去造访这女媧茶美之所在。车出安康城,须臾即达平利县境,最近者,便是老集镇蒋家坪村的“女媧凤凰茶业现代示范园。”此茶园亦即茶山。山在女媧山系所属的凤凰山上。茶山如丘,起而伏之,凡三岭,三岭自然吻接,直如瀛洲的三仙山,展现出的是另一番境界。

茶树簇簇聚集而堆栽,坑宽一米许,沿水平方向作带状延伸,依次绕山,层层而作,如宝塔状,三岭勾连处,又自然相衔,浑然成为一体。俯而察之,茶树如冬青,密集而植,叶绿青而劲;近而观之,茶树绕岭,层层叠叠,成同心圆状,如此美丽之造型,套用《周易》的一句话,就是茶树同心,其利断金;远而望之,则见生意欣欣,一派碧绿,佳气满秋山。此乃茶山之风神,亦乃游目骋怀者之雅趣。得上品而思嘉树,见嘉树而思上品,信可乐也。此外游赏者众,皆是心慕而神追,边行边赏,边赏边赞,得意之色,见于眉间。行至一绝佳之处,则纷纷取景以留念。长者的笑容,少者的笑脸,青春的英姿,丽质的妙曼,皆共茶山而焕发。最是飘来一妙龄女子,采下两朵茶花斜插云鬓,娇立于秋光之中,脸似芙蓉花似玉,一笑嫣然,完成了一个明艳的定格。暮地间,平添一道景致,使人



恍然生疑:茶园美女,岂非茶神所化耶?

这就是平利的茶山,这就是女媧山下蒋家坪的茶园,这就是女媧牌茶叶!

我喜女媧茶,心慕平利,喜今日能谱夙愿。虽错过茶期,未见到采茶,亦可想象当时的动人情景。采茶女神色飞扬,玉指纤纤,嫩绿仙毫,左右采之,笑语融融,歌声互答,人在画中,茶在指尖。茶乃雅事,雅到极致,便有女媧茶。

冬无严寒,夏无酷暑,雨量丰沛,平利此地正宜种茶;山岚云雾,土富硒锌,滋养护育,平利此地正宜出名茶。于是,十五万亩“女媧茶”成了品牌,并受到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,于是,茶业成了当地希望之所在。

希望所在,喜出望外。今年4月21日,习近平总书记来平利县考察调研,满目春

光,他说:“衷心希望,我们的父老乡亲们的生活啊,真像我们城市的名字:安康、平利,平安顺利。”并亲莅蒋家坪茶园。这里的种茶史早在唐代就有记载,于今为盛。

平利女媧茶,这具有独特品质与魅力的仙品!

站在总书记考察过的茶山,但觉青山无价,地广天大,生命之色傲然,茶园新美如画。女媧茶所在美矣,我此行亦不虚。此情此景,自当作歌,歌成,调寄《浣溪沙》云:

风韵天然出凤凰,茶园漫漫挹秋光,诗情画意暗生香。

鸿业已开佳气盛,青山自有富源彰,地拥平利颂安康。

履痕处处

# 立冬

□春草

闭门洗双手,  
取暖囤铁炉。  
闲谈世间事,  
笑叙执温酒。

# 菊花词

□刘诗萌

一朵菊花  
是秋天熟透了的词语  
告诉你:  
什么是“汗滴禾下土”  
大地对种子的深情

种子从不开口  
大地也保持缄默  
但花瓣上的光芒会替它们说话

# 晚秋

□黄胜柏

大别山深处,石关里最后一抹金黄。

晚秋,追逐一抹金黄,邂逅一捧温暖,珍藏一份遇见。

一季清秋,清了纸笺上的墨印,浅了岁月留下的痕迹,安静地倚在时光深处,看花开花落,流年转换。

如果有来生,宁愿为树,一叶之灵窈全秋。

秋雨,凄寒。  
秋花,绚烂。

秋的脚步,在风中翩跹。  
撑一把黑雨伞,流连花前,定格最美的瞬间。

也许,明天花落,一地零乱。  
记忆,却是一片璀璨。

素心向秋,清浅入眸。  
庭前花开花落,年年依旧。

天边云卷舒,去意无留。  
红尘冷暖,已渐看透,任性的脚步亦不再游走。

心想,择一隅清幽,修篱、养花、种菜,安度晚年春秋。

千年银杏,浓阴遮蔽了举重基地、房子、马路。

秋风一起,眼前灯一样明亮,满树金黄,尽情挥洒金灿灿的颜料。

踏一路轻盈,置身于这片神秘,层林尽染的秋境。

听,风的声音,看,叶子飘零。

心头,也无欢喜也无伤情。  
只静静享受这片刻时光的清宁。

秋风肃起,叶子起初是绿中带黄,接着变成了黄绿色。

开启了一年中最为华丽的篇章……

# 纺车声声织机忙

□刘锋

走在大街小巷,看到男女老少穿着五彩缤纷、款式多样的服装,来来往往,或步履匆匆,或悠闲漫步,如同欣赏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现在的人真是幸福的像花儿一样,感慨之余,我的思绪不禁飞到了遥远的童年时代。

那时候,由于物质极度匮乏,所有的商品买卖都实行供给制,除了付钱之外,买肉要肉票,买油要油票,买布料要布票。我家老少八口人,只有父母两个硬劳力,挣的工分少,到年终决算时只有少得可怜的一两百元。除过吃喝用度,时常所剩无几。

在家里既缺钱,又缺布票的情况下,

我亲眼目睹了母亲纺线织布,照着旧衣服的大小,为家人裁剪缝制衣服。尽管布料粗糙,穿在身上体感僵硬,却浸透着母亲日夜不辞辛劳,无惧寒暑的心血,饱含着母亲深沉的爱。

每到夜幕降临,就着油灯昏黄的光线,母亲盘腿坐在炕上,拿出多年积攒的棉花,揪成小团,用筷子一样粗细的木棍儿,将棉花团搓成棉花筒,也叫棉花捻子。搬出纺车,要么坐在地上,要么坐在炕上纺线。随着手摇纺车发出嗡嗡转动的声响,一条粗细均匀的棉花线,像一根扯不断的银丝,从母

亲手中轻捏的棉花捻子里扯出,在母亲的指间上下飞舞,缠绕在转动的线锭子上。

白天,母亲在干农活之余,挤出时间纺线,一直纺到深夜。第二天天还没亮,母亲又早早起来,摇着纺车。睡眠朦胧中,发现母亲的头发上、身上,像雪花一样,落满了飘飞的棉絮,母亲似乎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。

纺线看似简单,实则是一种技术活。两只手如果配合不好,纺出的线不是出现断头就是粗细不匀。向后扯慢了,线就粗了;扯快了,线又细了,就容易断。扯线用劲小了,线锤子松松垮垮,纺出的线就少。用劲大

了,线锤子太紧,拐线又容易断线。右手转动纺车轮子的速度也大有讲究,比左手向后扯拉的速度慢,线就断。速度快,纺出的线又粗又硬。母亲作为家里的长女,从小就跟着外婆学会了纺线织布,自然是行家里手,纺出的线粗细均匀。

为了家人的温暖,母亲就这样,年复一年,不厌其烦,在忙碌的农活之余,做着这些细致而繁琐的家务活。尽管现在母亲早已不再纺线织布,纺车与织布机也早已不知去向。可是,当年母亲弯腰弓背、纺线织布的身影,像一座丰碑,永远耸立在我的心里。



秦岭·秋色正浓

玉军 摄

# 书写职工情怀 弘扬时代新风

□韩星海

曾子曰:“以文会友,以友辅仁。”由此名言联想起我与陕西工人报社有着许多动人的故事……

1986年,我还在宝鸡县广播站(现为陈仓区广播电视台)当一名小记者。就在12月上旬一天,单位安排让我去县粮食局采访。

走进该单位办公室,有关人员向我介绍说:“坪头火车站一站长,利用职权想要两袋富强粉,粮站没答应,他们就把手上运到站台上的4吨面粉从东站在西站上,造成极大的损失和浪费……”他们反映的问题我明白了,就是让我来写一新闻稿件,通过舆论监督办法,促成此事尽快向好的方面转化。

但是,在采写这个稿件时,我要求自己一定要像法官办案一样,人证、物证、事实具备,也不能单听一方。在一种责任感意识的促使下,我还来到了坪头火车站调度办公室,询问采访此事情况。办公室一帮人听说是

宝鸡县广播站记者,一下子拒绝了我的采访。

这时,夜晚已经来临。别人都忙他们的事情了,我心里一阵沉重,就在粮站办公室写着此稿。一个多小时后,我千字的新闻稿件形成了,题目《为了两袋富强粉 有意刁难不应该 坪头火车站路霸作风严重》……这时,我让坪头镇粮站当事人,一字一句,反复读了这篇稿件,注意了用词句子,再三确定事实是否客观准确,修改后,我才抄誉定稿。

到了第二天返回时,我特意将此稿复印了几份,先给坪头火车站调度办公室送了一份,然后在返回途中将复印稿件送给了《宝鸡日报》、宝鸡电台,同时也投寄给了《陕西工人报》等新闻媒体。

1987年1月6日,《陕西工人报》在第3版刊发了此稿,标题为《没有卖给站长两袋富强粉 150袋面粉被摔破或污染》。冯瑜编辑在刊发此稿时还专门打来长途电话,再

次向单位负责人核对了此稿内容,可见他的责任意识。紧接着,《工人日报》也刊发了此篇稿件,这一下,可在全县传开了。

这是我以通讯员的身份给《陕西工人报》投寄的第一篇稿件,产生了良好的轰动效应。从此之后,我对《陕西工人报》情有独钟,不时给他们投寄稿件,质量较高的稿件不时也被采用。

时光如流水,岁月留铅华。到了九十年代初期,我随着工作的调动,也来到了西安一家省直政府部门工作,而且办公地方与陕西工人报社是一条街巷里,与采编人员几乎是抬头不见低头见。在此过程中,我认识了庞玉凤,她也负责主持着该报社新闻业务。每次见面,她总向我约稿。我记得为了配合宣传好重大节庆活动,让陕工报更好贴近读者,她时常还把我与陕西著名作家徐剑铭等人约到办公

室,谈想法、多沟通,确定出策划方案,给我们这些热心作者出“命题作文”,要按报社稿件质量要求和规定时间交稿,我们都很乐意,热情高涨,认真完成。在这段时间里,我给《陕西工人报》投寄呈送的主要是散文和文化类稿件。1999年6月5日,陕西省作家协会“建会元老前辈”之一的副主席、著名作家王汶石因病逝世,我根据他生前采访过的事实和与他几次接触后的印象,立即撰写出了《一块永远燃烧的煤》,经过老报人周矢地精心斧正,在7月2日的4版头条位置,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刊发了,此文也曾受到陕西作家们的热议和省作协领导们的好评。

就在今年新冠疫情蔓延期间,《陕西工人报》刊发我的散文《足迹》后,西北勘探设计院退休纪检委书记赵胜昌读了此文,深受感动,拿着样报找到我和爱人,关心询问

在山区第一线工作的女儿境况如何,她是怎样带领镇干部做好防疫抗疫工作的……说着说着,眼眶就湿润了。这张报纸传播出的“正能量”无不让人感慨万千……

“不要人夸颜色好,只留清气满乾坤。”目前《陕西工人报》走过了70个春秋,是在创新发展中不断壮大,其中闪光的墨迹,不断书写宣传着产业工人的新风尚,让读者们敬佩。今年10月9日,陕工报又启用了新报头,这无疑无疑是激励更多编者、作者和通讯员们,要有责任与使命担当,携手并肩,共同办好此报。

